

ane 作品

# 欢乐颂

第二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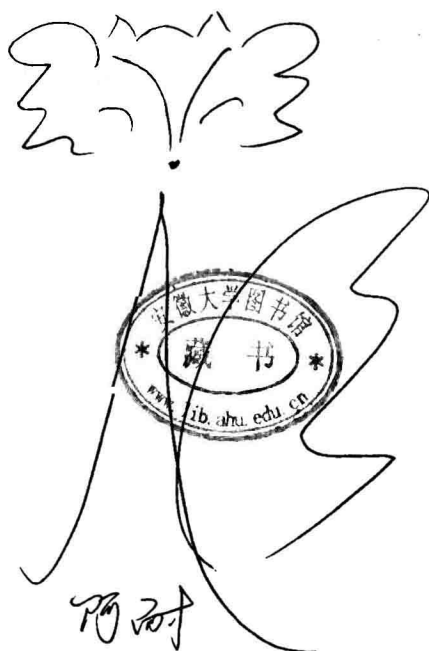
作者说，不看评论，等于小说只看了一半；  
读者说，评论也是这本小说的一部分；  
精选晋江网友长评短议，  
见证看文的姑娘和文中的姑娘一起成长。

阿耐 著

# 欢乐颂 第二季

阿耐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乐颂. 第二季 / 阿耐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11-3577-4

I. ①欢…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7649号



责任编辑 李淑云 (lishuyun98@gmail.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7mm×237mm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50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77-4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C 第二十八章 Chapter 28

宴请时候，曲筱绡接到朋友对包奕凡的调查报告，可正经事在身，曲筱绡急得抓耳挠腮，为无法立即阅读那些有趣的八卦而坐立不安。等吃完饭，宾主皆欢，送走招标主事人，包奕凡打算送曲筱绡回宾馆，曲筱绡却尖叫一声，飞一样地跑进厕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新鲜资讯必须活杀现做，才有滋味。她猫在洗手间里紧急看完朋友传来的八卦，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去与包奕凡会合。

包奕凡大刺刺地道：“表现还行，没给我丢脸。”

“那当然，绝对不会比你刚出道时候差。”

“你肯定是西太博士，我只得一个MBA，硕士，你比我强，强得多。”

“哈哈，猜对了，可我只买了个西太学士，要求不高。包大哥去普吉的机票买了吗？”

“买了。”

“我忽然想到，万一你人品挺坏，我会不会害了安迪呢？我有几个严重问题要问你，比如那个美院校花……”

“不要以为可以过河拆桥，你在我这儿还有售后服务。”

“有还是没有嘛，一个字的事儿，要这都不肯回答，我只好去安迪那儿自首

了。我才不会害她。我因为看你俩合适才撮合你们，要当中有个美院校花夹着，我知情不报，那我不成出卖安迪了？”

“我有那么多钱放在安迪手里，你说我敢不敢对安迪怎么样。”

曲筱绡其实也知道这一层利害，只是朋友传来的八卦太强大，她只有明知故问，可惜包奕凡并不让她如愿。曲筱绡在包奕凡的车子里更坐立不安。此时曲筱绡的狐朋狗党又发来一条短信，告知安迪成了逼人跳楼的罪魁祸首。曲筱绡赶紧去电问是怎么回事，朋友将晚报内容添油加醋说了一通，曲筱绡当即联想到昨晚正是她发着花痴与漏夜工作的安迪在一起，她们曾讨论到令人头痛的老实头问题。就这么逼死了一个人？

曲筱绡嘴上跟朋友否定，“不可能，昨晚我跟她在一起，她做完工作我才离开她家，没见过她发火什么。一封电子邮件能逼死人？神话！你见过哪个员工被你骂几句就跳楼的？现在反而多的是跟你对骂的，和一转身就辞职的。胡说八道，我不信，我跟她是好朋友好邻居，我最了解她，你也帮我宣传。”可曲筱绡心里却想到，安迪真做起事来火力强大，这事儿还真难说。

“安迪？”

“是啊。昨晚我跟她一起待到十二点呢，怎么会出这事。”曲筱绡给安迪拨打电话，可接通半天，就是没人接，“才几点钟，难道睡觉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她便又给22楼其他人打电话，先打给最容易说话的邱莹莹，“咦，你怎么停车？”

“你叫个朋友上门找她。她是个认真人，我怕她想不开。”

“用得着你说吗，我在找另外几个邻居。死鬼邱，怎么还不接电话……接了。小邱，安迪怎么回事。”

“睡下了，心情很不好。我们三个都在2201陪着她。”

“心情有多不好？哭了？还是诉苦？”

“没哭，就是心情不好，话少，头痛。你那个赵医生也来过电话，跟她说好几句。我们这边还是樊姐跟她说得最多。”

曲筱绡转达给包奕凡，问包奕凡要问什么。包奕凡摇头，她便跟邱莹莹说了晚安。

“你们还真不是不错的朋友。”

“呸，你以为我真出卖她？你后天见她时候问她，她周围唯一支持你的人是谁。”

包奕凡将曲筱绡送到宾馆，先不忙开走，给安迪发了一条短信。有内奸跟没内奸就是不一样，要不然这种远在海市发生的事他不知得猴年马月才能知道。第二天曲筱绡回家，包奕凡送了个大大的土特产礼包，让司机帮忙送上飞机。

安迪依然是22楼最早醒来的人。前所未有的整整睡了十个小时，让她起床时候有些儿恍惚。尤其是发现她竟然躺在地上，她顿时吓得浑身冷汗，一跃而起，难道昨晚发疯了？这一折腾，人便立刻清醒，昨晚发生的事儿历历在目，果然，三位邻居挤一块儿，睡在她旁边的大床上，都还睡得沉沉的呢。

捂着怦怦乱跳的胸口，安迪借着夜灯的光温柔地看着床上的三个女孩。她们陪了她一晚上。

她看了会儿，轻轻走出卧室，关上门，才敢深深地呼吸，抚平刚才的惊吓。而手机里不出所料有好几个短信和来电，她看到奇点有好几个电话短信，还有谭宗明的来电，谭宗明让她无论什么时候看到短信都立刻回话。还有包奕凡的短信。都很关心她。安迪晓得谭宗明是个夜猫子，这个时候不打算吵醒他，索性群发了一条短信给昨晚关心她的人，她很好，情绪稳定。

唯有包奕凡在这个大清早醒着的，包奕凡气喘吁吁地立刻打来电话，“还好？”

“你在干什么？跑步？”

“今天灰大，在跑步机上跑。昨晚从小曲那儿听到消息。”

“没事，我们圈儿大起大落，压力太大，什么事都会发生。从业十多年见多了。谢谢关心。”

“相信你能处理好，不过昨晚打电话没人接的时候，还是挺担心你的状态。现在干什么？”

“我做早餐。昨晚邻居三个陪我，她们还睡着，我做早餐给她们吃。”

“我也想飞过去蹭早餐。”

“速冻饺子，三明治，乏善可陈，我只会这些。”

包奕凡哈哈大笑，“提个建议，饺子可以水煎，生煎包子似的做，比水里煮



出来的好吃多了。学名叫煎饺。”

安迪当即上网寻找煎饺的做法。等樊胜美起床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煎出第一锅废品，以及第二锅靓丽的正品。“做菜不难。”安迪以充满自信的一句话，代替早安。

樊胜美有点儿拗不过来，愣愣看了安迪会儿，道：“你恢复得还真快。昨晚看你睡得很香。”

“有你们在，我睡得很安心。现在什么都可以应付，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我有个建议，这几天你宁可沉闷点儿，看上去苦恼点儿，更人性，也更容易让别人放弃对你的指责。”

“你的建议会很好地保护我不受伤害。但我不能采纳。我需要保持一贯的强势和主动，甚至借此推出新方案。你放心，我工作那么多年，见过的类似政治正确的处理很多，都有差不多的套路：表示非常悲痛，表示优厚处理，推出新规则增强员工幸福感，以及，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既定方针。”

“身段柔软一点儿，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也培养更好的合作环境。”

“是啊，我用悲痛和优厚处理的表态表达公司对每一位员工的重视，但你看得到，我是第一责任人，他们更需要一个坚强的引导者，而不是一个容易被一件事击垮的小女人。说到底，做戏。”

樊胜美沉默地看着安迪一会儿，才道：“这世道，愣是把女人当成男人使，把男人当成牲口使。晚上如果有需要，五点之前打个电话，我飞了王柏川来陪你。”

“都不知怎么谢你们。”

“自家姐妹这么说就见外了。”

两人相视微笑。此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东窗照射进来，一扫昨晚的阴霾。

奇点打来电话时，安迪与关雎尔刚刚出门上路。她一看见显示就将手机交给关雎尔。“你帮我接一下，就说路况不好，我不便接听。”

奇点却是一时没听出那声“喂”不是安迪，上来直接就道：“安迪，在你们小区门口，你出门时候降下车窗，让我看看你气色好不好就行。昨晚一直联系不到你，联系谭总也说联系不到你，我担心一夜。”

“魏总，我是小关。安迪在开车，现在路上很挤，她不敢接电话。”

奇点愣了一下，“哦，小关，早上好。你们这么早出门了？到哪儿了？”

“才出门呢，今天我们都起得早，就早点儿出门了。刚路过地铁口。”

奇点更是发愣，那说明他应该看到安迪出小区大门的，他怎么可能错过那抹艳橙色。他将疑问压在心里，再问：“安迪现在好不好？”

关雎尔真想临阵脱逃，将手机还给安迪。她硬着头皮回答：“昨晚没接电话，是因为我们都聚在安迪家，都早早睡了。今天什么都好，安迪还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早餐。”

“幸亏有你们在。请你帮我跟安迪说一下，有什么吩咐，尽管给我电话，我这几天都不出去，随时待命。”

关雎尔直听得回肠荡气，真想壮胆问一句“你们到底怎么啦”，可这两位大朋友的事她不敢插手，她只能精准复述奇点原话给安迪。可是看着安迪漠然的神色，她终于忍不住问：“你想把魏兄怎么样？你们不是很好的吗？他那么担心你。”

“我……你说对了，是我的问题。而且是不可调和的问题。他知道。”

“他知道就不会等在小区门口，只求你降下车窗看你一眼了。”

安迪心说，我还半夜蹲在他的楼下数窗户呢。但她咬着嘴唇，什么都不说。由着关雎尔责怪她。良久，见关雎尔不再说，才道：“你昨天说的联署邮件，我认为你不能参与。这事有些捕风捉影，你们几个小同事风声鹤唳了。你到公司后把总结发给我看看。”

“不麻烦你了，你最近麻烦事接二连三的。”

“有麻烦事彼此帮忙，才没有麻烦。”

“我怎么觉得我们22楼比大学宿舍还和谐呢。”

“小樊说我们22楼像《西游记》里的盘丝洞，我得找时间翻翻《西游记》。”

关雎尔听了笑，可笑容有点儿辛苦。考评，这个压在她心头的秤砣啊。通过之前，她不会开心。

偏偏下车，两位同事又堵过来。“小关，考虑好了吗？我们打算上班就群发邮件。”





关雎尔道：“这么做，会不会对同事打击太大。万一没状况呢。”

“哈哈，别以为只有你谨慎，给你看补充说明，昨晚上的，我们这叫忍无可忍。”同事又摸出手机，给关雎尔看清晰照片，那是一对男女搂抱着进入一幢公寓楼。作为每天上班接触的同事，关雎尔一看就认出其中的女孩是谁。但她迅速将手机屏幕翻转，看清左右无旁人，道：“你们考虑过群发后果没有。万一公司投鼠忌器，为了保全重要高层，索性将所有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知情人……”她没说出口，做了个手起刀落的姿势，“我绝不是威胁。”

“小关，你不要为了不肯联署而耸人听闻。”

“我不会故作惊人之语，我熟悉官场，我懂得牺牲谁放弃谁上面都是有考量的。而我们真的是最无足轻重的人。”

“可是我们是群发，让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有可能装聋作哑。”

“我们就这么偃旗息鼓，忍气吞声吗？其实想明白了，群发是被牺牲掉，不群发是被潜规则掉，我宁愿轰轰烈烈。”但这位同事的声音已经低落了，显然，不群发还有机会，群发可能更没机会。

“可能有第三条路。”另一位同事咬牙切齿地道，“我们不能忍了这口气。”

这一回，两位同事没有撤下关雎尔，而是三人一起进大楼上班。但关雎尔心里很郁闷，阻止了两位同事，等于保护了这两位同事，她又多了竞争对手。而不阻止，则是另一位同事剥夺了她的其中一份机会，她还得因为那同事加班。总之她两头吃亏。真难，怎样才能活得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呢。

但坐下工作才半小时，刚才门外拦住她的同事之一给关雎尔短信发来一个网址，并故意借倒咖啡的机会经过关雎尔身边做了个眉飞色舞的轻松鬼脸。关雎尔连忙用手机上网，打开那网址，见到也是手机发送上去的八卦爆料帖。标题异常噱头，内容更是狗血。果然见下面已有跟帖。关雎尔不得不佩服同事的创意和手段，果然是排名前三的一流大学出来的毕业生，脑子的确好使。而她虽然早已想到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却一天一夜里面打破头都没想到借刀杀人这一招。跟一流大学的人竞争真是辛苦。

于是，关雎尔毫不犹豫将年终总结发给安迪，请脑袋更好使的安迪助她一臂

之力。

安迪走出电梯，就发现自家公司所在楼层异乎寻常地热闹。她毫不犹豫地等在电梯门合上之前缩回电梯，面不改色地继续往上走。电梯又升了六个楼层，她才出来，打电话问助理是怎么回事。果然她的直觉没出错，刘斯萌的家人打上门来了。于是安迪早上打好的腹稿完全作废，她原本打算开工前做个简短讲演，将昨天的事做个了结。

不管来人只是老少妇孺，安迪都不准备下去冒险，耐心等待谭宗明派保镖过来。助理问她怎么处理，她说要么就在门口随便他们闹，要么让保安把他们请进小会议室，只要管住他们不让砸了东西就行，还能怎么办。这种事让老谭过来处理。

耐心等了足有半个小时，老谭来电，他来了。安迪这才下楼。老谭带来不少孔武有力的人士，将刘家家属包围在一个小范围内，安迪经过的时候，挨了很多骂，当然，头上还被扔了一部手机，撞得她脑袋生疼。此时，安迪对刘家家属的同情，只停留在政治正确层面上了。

安迪原以为同事会同病相怜，没想到有同事直指，闹到公司来无非是为了多争取一些来自公司的补偿。原来并没有人会觉得兔死狐悲。安迪揉揉被手机撞出一个包的额头，装作若无其事地工作。

在午餐会上，她完全否决原本的腹稿，也撇开工作不提，更是完全不提公司在刘斯萌自杀方面该担负的责任，而是装傻：“刘斯萌事件之前，我完全忽视刘家家庭负担重，家庭环境不佳，以及心理负担重等私人问题。我们公司工作节奏快，单打独斗多，工作压力大，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本来就容易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刘斯萌事件提醒我，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聘请专门心理医生，插手关注每个员工的家庭私生活？”

此议案如此弱智，令全桌中高管们面面相觑。有业绩很好的一个年轻员工提出，“怎么关注？怎么操作？每人先向人事部门递交家庭成员名单，家庭收入支出，然后由心理专家分别谈话？碰到我们这种单身又生活作风不正的人，又该如何操作？是否侵权？”

众人有暗笑的有明笑的，安迪也跟着笑。但笑完就道：“你以为荒唐，有人



不觉得荒唐，要不然刘家家属怎么会找到公司来？显然社会伦理对公司有这么一层要求。既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公司就得声张相应权利。公司争取以后多关心员工，公司付费，以后每人每月一次免费心理咨询。”

“自愿吧，别强制。”

“不行，有心理问题的人最讳疾忌医，等亡羊补牢，悔之晚矣。而且你们肯定还会说，以后留意多关注部下心理便是，但刘斯萌事件告诉我们，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关注更是无从谈起。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也未必会做。幸好我们不是富士康那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可以负担心理咨询费。”

又有人跳出来，“即使公司规定必须关注部下私生活与心理健康，这条我也反对。我有保留隐私的权利，而且我最讨厌有人打着朋友的旗帜来关注我的私生活。总之各自修为，公司不能干涉人身自由。有人要跳楼，连他身边睡着的女人和生他养他的父母都拦不住，关我们同事们什么事。”

安迪继续装傻面对大伙儿七嘴八舌的反对，心里回想以前老谭反反复复对她的教育。刚工作的时候她完全不讲婉转，她读书时的天才头脑也让导师们纵容她的直来直去，老谭不得不手把手教育她，有些事虽然有理但是政治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的底线千万不能碰，但你可以创造荒唐话题触犯别人的权利，让大伙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知不觉地将可能导致政治不正确的坎儿跳过去。

争辩结果，大家为了自身权利不受侵犯，一致认定公司与事件无关，同事也与事件无关，当然安迪与刘斯萌隔着两个层阶，更与事件无关。

樊胜美长羽绒服里面是一身深蓝色西装套裙，露着两条穿薄袜的腿，站在寒风中等来王柏川的车子。王柏川见面就道：“你穿这么少不会冷？早该跟我说一声，我到门口时候再给你电话，省得你等半天。”

“没事，昨晚在安迪家里过夜，她家暖气打得像夏天，把我全身捂透了，我出来站这么久还完全感觉不到冷。不过大包里有替换衣服，等面试结束，换了厚衣服上班去。”

王柏川不敢提面试这件事，可着劲儿与樊胜美东拉西扯谈八卦，以免增添樊胜美的心理压力。到了酒店停车场，樊胜美上电梯去了，王柏川看看时间，等过了五分钟樊胜美还没出来，便开车走回头路，找一家刚才瞄到的花店，买了大大

一束花，放在后备箱。如果樊胜美顺利通过面试，他才敢将花拿出来，要不然就成嘲笑了。

回到酒店地下停车场，一来一回时间过了二十分钟，樊胜美还没下来，王柏川怀疑事情有门。但他还是不敢将后备箱的花拿出来，以免弄巧成拙。

又过了二十分钟，终于见到樊胜美走出电梯。王柏川跳出车门迎接，却见到一张恍惚的脸。

“HR总监亲自面试，可是跟我谈了会儿，却强烈提议我去前厅做副经理，他认为我的素质更适合前厅，经过专业培训后，可望升级。问题是我连前厅这个名词都才第一次听说。我暂时没法答应，他让我元旦假期后回复。但月薪比HR高三千左右。你别回头看，我换衣服。”

王柏川索性站在车外等待，等樊胜美换好衣服从后座出来，他才道：“前厅是指总台那块？要三班倒吗？”

“我也问了，总监说包括前台，最初会让我去前台等处熟悉工作环境，学习工作程序，跟着三班倒几天，以后就不用一直站大厅里了，他的目标是把我培养成前厅经理。他还说前厅是酒店的窗口，是通往更高层的捷径。不过这话也不能全信，我也常拿这种美好愿景忽悠应聘者。”

王柏川一时不知该不该将花拿出来，“起码说明一点，那位总监非常认可你，要不然面试不会那么久，也不会诚恳要求你改行。”一边说，手机一边叫，王柏川拿出手机跟同事说再等等再等等。

樊胜美想了会儿，道：“把我扔在地铁口，你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安静想想。酒店里面暖气比安迪家还热，热得我快晕了，都没法动脑子。”

在樊胜美的坚持下，王柏川最终将樊胜美送到直达公司的公交车站，才肯放心离开。但终于没将花送出去。

樊胜美在公交起点站坐上车，抱着王柏川送她的机车包出神。可等两站过去，车子坐满，樊胜美便不得安宁了。后面是一个咳得肝肠寸断的人，害得樊胜美总担心带流感菌的唾沫溅到她头发上。而前面则是一个晕车的人，上来就跟前后人等声明她要开窗，要不然会吐。车子一开，冷风扑面而来，冻得樊胜美牙关紧咬，赶紧拿围巾包住头脸。

樊胜美跟车上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一声怨言。因为这是公交车的常态。在



手脚渐渐冻得僵硬之际，樊胜美越发留恋酒店里逼人的温暖。以及以后可以晚四十五分钟起床，早四十五分钟回家，一天多出一个半小时自由时间，她动摇了。不用等元旦后，答应，改行。

曲筱绡下了飞机，无论查手机还是微博，都无赵医生的痕迹出现。而赵医生的微博也似乎荒废了，这几天都无更新。曲筱绡不知是怎么回事，可再挂心赵医生也不能放弃上班，她还是得先直奔公司，将昨晚应酬得来的信息化为具体落实，分工安排大伙儿为新一轮的竞标忙碌起来。

而第一次中标货物刚刚到港，曲筱绡对这种报关之类的事儿一窍不通，让爸爸派一个老手过来帮忙，她亲自开车载着老手一张一张单子地填，一个一个窗口地跑，还得根据老手的指点，用她很不美观的字做笔记，记录每一处要点，更记录每个当事人的应对办法。

到傍晚累得精疲力竭地回公司，曲筱绡将车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不急会上楼，而是对着镜子将头发弄乱，将口红擦掉，将领子抓歪，才摇摇晃晃地踩着高跟鞋进电梯。办公室几乎人去楼空，只有她爸爸坐在大办公室沙发上等她。她爸是来询问新竞标的情况，但看见女儿累得披头散发，对金钱的关注度立马降低了，亲自起身去小办公室拿女儿专用杯子，给女儿倒茶。

“哎呀，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有些事让下面员工去做嘛，你了解个大概过程就行了，不用精通到自己能跑。”

“不行，我要省钱啊，公司里人少用一个是一个，能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做，最好十八般武艺都齐活。”

“当然你什么都会最好，但你也不能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爸爸心疼。”

“切，你别心疼了。你才给我这点儿资本金，我不省着点儿用怎么办。难道去炒期货挣钱养公司？”

“哦，你怨爸爸不公平？”

“不怨，但我得自知之明，学会独立不依赖，反正爸爸重男轻女眼里只有儿子，连妈妈都不管我，我不指望你们。我就安分把这间公司打理好，以后吃肉喝汤全靠它了。”

“爸爸怎么会不管你，你是爸爸的小宝贝。要么爸爸给你两个哥哥多少，合

计起来，你这儿也给多少，你拿双份。”

“不要，我有骨气，我只要自己能挣钱，就不拿你们的。我早说过了，如果一年内我做不出利润，养不活自己，我才会认命，看死自己无能，以后就让你养两个儿子一样养我。”

曲父只能尴尬地笑，心知理亏，忙道：“你妈跟我明天去香港，说是百达翡丽新出女表很漂亮，打算给你买一块。”

“这个可以有。”曲筱绡欢乐地扑上去亲爸爸一口，“谢谢你，臭老爸。但是臭老爸欸，我提醒你，你和妈妈都不能买百达翡丽，你听啊，百搭飞了，百搭飞了，明白我意思了吗？搓麻将必输啊。”

曲父这才放心地笑了笑，摸摸女儿的头，问起新竞标的事儿。得知女儿竟然这么快已经联络上主事者，而且绝对是有效联络，当即刮目相看。他问是怎么搭上关系的，曲筱绡死活不说，只得意扬扬地说她有自己的朋友圈。曲父又忍不住开心得要请女儿庆功酒，可是曲筱绡心里挂念着赵医生，哪有时间陪老爹。飞了她的爹，直奔赵医生的医院。

紧赶慢赶来到医院，可突袭的愿望落空，赵医生竟然今天准时下班了。曲筱绡呆坐在办公室门口走廊上，这才觉得今天一天累透了，两条腿俨然僵尸家的零部件。她把玩着手机，思考半天，决定不给赵医生打电话。那家伙鬼，须得突袭才测试得出他的真实态度。

关雎尔今晚不要加班，回家便立刻上网，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关注网络上的变局。她发现有ID一直在引导舆论，一点一滴透露更噱头的真实。甚至有人还自称是合伙人太太的朋友，与引导的ID吵起来。一时，该帖变得越来越狗血，越来越红火。本来，上班时间，该帖也就是个寻常小三帖而已，这一下，完全戏剧化了。关雎尔很怀疑，争吵的两个ID背后就是那两位一流大学出身同事的身影。她们可真有能力。

而已经有跟帖从蛛丝马迹中揭露她公司的名称。关雎尔关注得觉都不想睡了，握紧拳头浑身紧张。仿佛投入网络战争的是她自己。

渐渐地，关雎尔心中有一丝领悟。有些事，她可以曲线救国地解决，也可以自己完全不出手，置身事外。她这回竟然不经意地做到了。



安迪在临时保镖的护卫下，在刘家家属不屈不挠的谩骂声中下班了。她不敢去地下车库取车，怕又遇到守株待兔的奇点，只好让保镖将她的车开到上面来接她。她问保镖有没有人在她的停车位边等待，保镖回忆了一下，说那时候取车的人络绎不绝，没留意，似乎没有。安迪不知怎的，心里有点儿失落。

她还是又去参加了同业的聚会，硬着头皮被人问好多八卦问题，又是头痛欲裂地回家。可她还得收拾行李箱，她明天出发普吉岛。她恨不得现在就可以起飞，早日逃离这鬼地方，晒足三天太阳，捡拾一地正常才回家。

可坏事总是接踵而至，谭宗明来电告诉她，刘家母亲拿头撞玻璃，撞得头破血流，送医急救。安迪想想早上一面之缘的农村妇女，似乎砸肿她额头的手机就是刘家母亲掷出。安迪问谭宗明究竟得怎样才能安抚，谭宗明说遇到这种事反正他怎么做，家属都不会满意，他索性趁把人送到医院兵荒马乱，关掉手机拔脚溜了。只有等家属节后平静下来再谈公司纯粹出于道义而非法规的慰问金。

唯有樊胜美是最开心的，她既然作出决定，王柏川自然是下班后第一时间送上早上买的一大捧鲜花，和高级餐厅的鹅肝大餐。这一夜，樊胜美让王柏川吻了她。

而且，樊胜美不得不很务实地想到，等拿了现在公司的年终奖跳槽，她的每月工资将多了三千块。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

但很不幸，樊胜美深夜回家，走进电梯便撞见同是夜归人的曲筱绡。几乎是条件反射，樊胜美心里一抽，担心有什么晦气事要发生。但曲筱绡只是懒洋洋地拿眼睛打量一下樊胜美，老三老四地道：“嗯，口红都吻糊了。”看都懒得看大捧鲜花一眼，说完又疲倦地耷拉下眼皮，似睡非睡。

樊胜美搂紧花束，无言以对，唯恐吵醒了曲筱绡，又是劈头盖脸的扫兴刻薄话。可她还是忍不住道：“我要换工作了。”

曲筱绡微微抬起眼皮，但都没看向樊胜美，又有气无力地耷拉下去，“换来换去还不是打工。”

“22楼五个，除了你特殊点儿，谁不是打工？”

“我，也是打工。但只有你，打的是牛工。”电梯门开，曲筱绡摇摇摆摆地

出去。她最烦看到樊胜美面露得色，就像小老鼠偷到点儿油，满脸小家子气，忍不住讽刺。可心底却又生出点儿内疚来，倒退几步，撞到气得脸色僵硬的樊胜美身上，“忘了说，恭喜你。早该换了。你属于大城市的市中心。”

“咦，你怎么知道，小邱告诉你的？”被曲筱绡说中，樊胜美转怒为喜，任由曲筱绡靠在她身上。

“再不换到市中心，你好去死了，白长这一身貌端体健。”曲筱绡说完，费力地直起身走了，“哇，好困哦，明天还得赶早班飞机去哈尔滨看冰灯滑雪。”

樊胜美哭笑不得，“跟刘帅一起去？”

“什么跟不跟啊，是我恩准他跟我去。一个电话，一声招呼，OK。他一年都是我御用。”

樊胜美看着曲筱绡撞进门去，不一会儿，2203传来一声轰响，一声尖叫，又是几声踢门声，樊胜美只会摇头，钻进她的小黑屋。面对镜子，樊胜美摸着光滑美丽的脸，心想，她属于大城市的市中心？曲筱绡为什么这么说？虽然疑问着，镜中人却微笑了，是的，她属于市中心。

关雎尔下了安迪的车，这回同事没有迎上来。但在电梯门前遭遇时，彼此传递了一个眼色，心照不宣地缄口不语，说点儿你们组元旦加班不加班的话题。

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关雎尔一抬眼就见到绯闻女主角竟然早早上班，只是脸色灰败，神色不宁。关雎尔连忙低下头去，装作不闻不问，专心做事。

但一整天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偶尔躲进洗手间用手机浏览一下那八卦网页，依然跟帖如潮。公司里却风平浪静，完全不受影响。

关雎尔下午去茶水间倒咖啡，见到发动她联署的同事也在。那同事顺手替关雎尔放了一块糖，轻轻地道：“没反应。为什么？”

关雎尔退出门看看周围，“算了，命中注定。”

“都已经转到人人网去了，有人把她的毕业照都贴出来……”

“别多想了，安心做事，该咋就咋，逃不过。”

同事斜睨关雎尔一眼，大约觉得话不投机，扔下一声“切”，离开茶水间。关雎尔咬紧嘴唇，阻止自己反唇相讥，深呼吸三下，将咖啡一饮而尽，若无其事地回去办公桌边继续做事。





中饭后，安迪将修改后的总结传来。关雎尔此前一直在想如何将总结写得能让上司，上司的上司，以及人事都被她煽动得先入为主，看了安迪修改后的文章才知道，这一招她学不来。用的是同样英文，可安迪的笔下挥斥的是只有天才才敢的舍我其谁。如此气概，当然先入为主，关雎尔甚至自己都错觉她这一年工作所做的那些事原来是如此熠熠生辉，无比重要了。

但关雎尔显然不敢将修改后的总结直接递交上去。她下班待在办公室里，一边等下班后驱车赶来海市团聚的父母，一边将原稿与安迪修改版对照，找出其中的差别，有些其实只有一字之差，便读来完全不同。她先反复领会了安迪文笔的不同之后，还是忍痛将安迪修改版再修改了，以便语气稍微与她的接近。因为同样一句话，被安迪说出来是自信，她觉得被她说出来就是言过其实的夸张了。修改后这才发给上司。

不料，没多久上司就叫她过去。“开窍了。这份写得好。有压力了吧？看起来还有潜力可以发掘。”

“一直都有压力，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想着考评。”

“我是指网上那些传闻。你听说了？”

关雎尔点头，但不吱声了。

上司点头，“保持沉默是对的。每天反复讲团队建设，真正遇到压力，心里立马没了立场，立马同室操戈，还谈什么团队。公司最忌讳。这件事肯定会明察暗访调查个水落石出，我特别关照你关键时刻不要急功近利。但想来你不是那种性格。”

关雎尔连连点头答应，走出上司办公室，感觉浑身都冒冷汗。原来整个白天平静的只是表面，桌面底下早已暗流汹涌。他们这些新进员工自以为聪明灵活，其实一招一式全都落在上司们的眼里。还是本分为上。

安迪这一天班上得如坐针毡，尤其是机票在手，行李打包，更是一刻都不愿面对现实的残酷。耳边是被堵在门外的刘家亲属无休无止地喊口号，要打倒她安迪。还有魏国强打电话来说元旦来海市参加什么会议，要求见面吃饭。还有奇点的短信与电邮给她描绘的元旦旅游规划，邀请她同行。她都不理。等下午工作告一段落，她立马在保镖保护下直奔机场。宁可早早到机场等着起飞，她再也不愿